

于建初文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

醉忆年华

于建初 著

醉忆年华

于建初 著

44.492
YJC2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东寅
曾绍祥

醉忆年华

于建初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华南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80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99-826-4/I·261

印数：1-8050册

定价：28.60元

目 录

醉唱秋歌	(1)
醉忆年华.....	(98)
醉啸武林	(184)
醉迷人生	(297)

电影文学剧本

醉唱秋歌

—

夜幕。星空。
凌空俯瞰，直视夜城。
夜城：静谧、安宁、夜深沉。

一座又一座楼房。
一个又一个窗户。
灯暗、影绰、静悄悄。

灯光——一扇雪亮窗户。
一个黑身影呈现在白窗户上。
身影端坐桌前，挥笔疾书。
身影突然掇笔：思路中断，陷入疑网。
身影搔头，捧首，以拳击桌，忽挺然而起，离开座位，继而在房中踱步。
走过来，走过去。
又走过来，又走过去。

房内，七零八落，什物狼籍。
桌上：仪器书本，计算机等。
一张大纸，上方醒目标题：
“S 产品自动化流水线设计方案。”

闹钟。钟声清脆。
身影。步履沉重。
步子停下来，累了，倦了。
倚着墙，喘着气，面容维艰。
突然，眼睛一亮，注视前方：
前方墙上，悬一条幅：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眼光突地奇亮，牙关紧咬，手握拳头。

耳旁响起军鼓。

军鼓愈烈，步履更沉。

脚步，数年如一日在房中辗转的脚步。

黎明时分，小山城的沿江码头。

人们送行，人们告别，人们絮絮细语。

码头边，一个身背挎包的小青年。即将离家远行，心中有些不安，眼中流露惶惑，情绪依依。

“爹，您老人家回去吧！”他说。

“嗯！”山城老人点点头，“吉元，到了大地方，当了工人，要听师傅的话，好好干。要记着：人活在世上，要给国家作出贡献，要对得起每天吃的一斤多大米啊！”

话在耳边响，船在江中行。

吉元挥手。

老爹挥手。

青山绿水。

吉元站在船头。

江水汨汨流。

一个火红的铁块。

铁块被捶打着。汽锤起落，响声铿锵。

火星飞溅，如节日之礼花。

吉元夹着铁块，赤着膊，流着汗。

汽锤起落，臂膀震动。

一棵大桄树。

春天，桄树枝头绽绿。

火红的铁块。汽锤起落，臂膀淌汗。

夏天，桄树枝繁叶茂。

火红的铁块。汽锤起落，臂膀淌汗。

秋天落叶满地。

冬天冰凌花挂。

汽锤起落，臂膀震撼，脸庞点点汗珠。

雪花飘飘，大地银装。

爆竹噼啪，金星飞舞。

“同志们——”

随着声音，出现一五十来岁男子身影：

“今天我们这个会，叫做‘庆功表彰大会’。表彰什么？表彰生产搞得好的单位。有人会说：‘这是唯生产力论’。我斗胆来说一句，我姓梁的就喜欢这个‘唯生产力论’。农民不搞生产，拿什么来填肚子？工人不搞生产，靠什么来吃饭？不要怕，放肆搞，闯出祸来顶多不过在天上戳了个窟窿。刚才这些先进单位的领导同志，我要在这里放肆表扬你们，我向你们致敬！”

讲话人打起拱手，一副豪爽气概。

大家乐了，会场气氛热烈。

“可是，我也要来讲几句不好听的话。有的单位，生

产上不去，年年亏损，做为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你们也该扪心自问，手拍胸膛好好想一想……”

一张面露不快，大嘴噘起的榆树皮脸庞。

汽锤起落，臂膀震动。

“歇会儿吧！”六十余岁的壮汉子，吉元的师傅说。

吉元的师傅抽烟，无火，吉元连忙从窗台拿过火柴，划燃，点烟。

师傅抽烟。

“师傅，”吉元问：“我们厂挨批评了？”

“生产上不去，专问上头要钱，吃国家的血本，不叫当头头的去坐牢，才算好的呢！”

吉元忧虑：“厂里这么个样子，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其实好办得很，只要领导不当混世魔王，动动脑筋操操心，办法有的是！”

吉元：“什么办法？”

师傅：“狠抓质量。领导跑跑车间，抓抓整顿，减少废品，提高产值，争取不亏损，不向上头要钱。可这还只能叫个中策。”

“那上策？”吉元问。

“抓根本，搞技术革新。咱这厂里设备陈旧，工艺流程不合理。早先，有个从上海来的陈技术员，那是个有学问肯动脑筋的有心人呀！他时常跟我在一块聊天，他说他很想为厂里搞个革新。可是，他走了，聪明人嘛，嘴

巴子总爱说上几句，运动一来，成了反动言论，把他下放到乡里，现在听说回上海去了。哎，可惜呀！”

“咱们厂里不是还有个林技术员吗？”

“林技术员？”师傅咯咯一笑：“改了行了！”

“改了行？”吉元纳闷，不解。

林技术员的家。

窗明几净，铮光闪亮，物焕光华。

一圆桌：花红酒绿，菜珍肴香。

林技术员和龙厂长在对饮。

“来来来，满上，满上。”林持壶劝饮。

“不行了！”榆木脸庞泛着红晕，推辞着。

“来，”林夺过杯，倒满，“谁不知厂长的海量。”

龙讪讪笑着：“你自己也来，也来。”

林连忙给自己倒上一杯。

“来来来来！”二人碰杯，皆一饮而尽。

林忽觉不适，捂住胸口。

龙：“怎么啦？”

林：“胃有点毛病。”

龙：“哎呀呀，怎不早说，胃病不能喝酒。”

林摸摸胃口，已趋平静，笑笑。忽然挺起胸膛：“龙厂长，陪您喝酒，别说喝的是酒，就是喝的是砒霜，我也满心高兴。”

龙激动，望着林礼甫：“好同志，好同志！”

半晌，一线伤感浮上脸庞：“哎——”，叹气。

“龙厂长，您……”林把一块菜夹到龙碗里：“是不是上次那个会？”

“哼，他姓梁的，说要我扪心自问，我龙泰山工作几十年，一不腐化堕落，二不贪污盗窃，只是这生产没上去，也值得扪心自问？”

“厂长，这桩事您别放在心上，那姓梁的没什么了不起，他无视现实，不识时务。连我这技术人员如今都改了行，他还在嚷着生产生产。将来碰得头破血流的是他，而挟东风乘快马的必是厂长您……”

“呵？呵呵呵……！”厂长笑起来，喜滋滋地。

“来，再来一杯！”林吆喝着，劝着酒。

杯满酒溢。

残汤剩水，杯盘狼籍。

林抽着烟，操着手，吐着烟圈。

林妻收拾桌面。一会儿，给林递茶。

林捧茶，望妻：“永华，你为我辛苦了。”

“只要你心里愉快，怎么辛苦，都值得。”

林眼睛一亮，柔情地握住妻子的手。

林：“永华，告诉你，我已提为人事科长了。”

“啊？！”妻子惊喜的眼光。

“想我林礼甫，在这人生路上，苦苦求索，如今总算熬过来了。”

音乐涌起，画面美丽：

鲜花盛开的小花园，潺潺流淌的小水沟。

翩翩展翅的彩蝶，竞相遨游的红金鱼。

温暖卧室，焕彩客厅。

电风扇落地而立，电视机端庄而坐……

“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我的生活已经开满了鲜花，以后，生活之花会更美，更好看！”

沙发柔软，两夫妻偎依在沙发上。

“砰砰！”扣门声。

二人惊，妻子上前开门。

走进来的是陈吉元。

林：“你是……？”

吉：“我叫陈吉元，锻造车间的。”

“你有什么事？”

“我……林师傅，”但觉称呼不妥：“林技术员！”

林妻：“老林已任命为人事科长了！”

“呵。”吉元茫然点点头，“林科长。”

“坐，坐，”林颇高兴，“你有什么事找我？”

“林科长，听说厂里生产上不去，挨了批评？”

“马路消息，不要乱传！”林脸色阴沉。

吉元愕然。

“没事了吧？”林冷冰冰。

“林科长，作为一个工人，我向厂里建议，您是技术

人员，搞个技术革新吧！”

“什么技术革新？”

“自动化呀！”

“自动化？”

“对，自动化！我看到报纸上说，外国许多工厂都是搞的自动化，我们南江机械厂要是也能搞自动化，那我们厂就成了长翅膀的老虎。林科长，您是技术员，您来带头，我这个小工人跟着您来干！干一个美好的自动化出来。”

吉元双眼兴奋，一身的信心和力量。

“哈哈哈哈……”回答他的是一阵笑声。

“哈哈，”林笑得前俯后颠。稍顷，略平静：

“很有意思，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有这么容易的自动化？你愿跟着我干，你能干什么？我知道，你是来促成我重操旧业。可小伙子，如今这个时候，科学技术是条蛇，这蛇咬人哪！小伙子，我很赞赏你对生活的热望，看起来你也算个聪明人，好好做工吧，安分守己，好自为之吧，厂里事情，厂里自有安排……”

江边，江水流淌。

吉元伫立江边，思考着，沉吟着。

一只机帆船划浪而行。

波纹水浪间，升起父亲的声音：

“人活在世上，要活得有价值，不要白白过一辈子，要对得起每天一斤多大米，要为国家作出贡献。”

吉元被激励，返身向前，迅跑。

一只鱼鹰掠过江面。

招牌：“新华书店”。

萧条的营业，稀疏的书架。

吉元要买数理化书籍，营业员摇头，摊手。

吉元离开柜台，怏怏地。

夕照街。吉元踽踽而行。

前头走来一收废品的老头。

吉元和老头擦身而过。

吉元停步，忽转过身来，赶上老头。

吉元扯住废品箩筐，老头不知所措。

吉元从废书里选出一迭数理化课本。

老头已然明白，伸出指头要高价。

吉元立即掏钱，钱少了。

老头捧过书，要放回箩筐。

吉元夺过书，脱下身上罩衣，以衣服代书资。

老头捧衣，茫然。吉元远去。

铁块、汽锤、臂膀、脸庞。

夜，淡月疏星。
月光照进宿舍内，工人已入梦乡。

地坪内一盏路灯。吉元就灯捧读。
夜读逆光图。

铁块、汽锤、臂膀、脸庞。

厂内球场，球飞人跃。

招牌：“南江中学”。
吉元背着书包，走进大门。
教师房内：吉元聆听着老教师教诲。

盛夏，人们在江中游泳，在沙滩纳凉。
车工车间里，吉元在车床边琢磨琢磨。
淌汗的脸庞。

飘飘雪花。
宿舍灯亮，工人宿舍内。
大家睡了，吉元拱在被窝里写写画画。
工人辗转睡不着，伸手扯灭灯。
吉元无奈，从床上爬下。
出房门，绊倒，爬起。

醉唱秋歌

脸疼痛，以手触摸，借月光一观：血！
皱皱眉头，抬起头：前边雪地一盏灯。

吉元向路灯前行。
路灯在前方闪烁。
行走。双脚在雪地中行走。

雪地化为一片一望无垠的沼泽地。
吉元形容狼狈，胡鬓满腮。
泥泞雨降，前途渺渺，赤脚艰难。
风沙袭来，吉元一个趔趄，身体倾斜。
一个女子冲上，扶住吉元。
女子搀扶着他，在泥泞中，在人生中前行。

灯光闪烁，映照窗上一个红“喜”字。
新房内，陈设简朴。
床沿上，新娘柔情地偎在新郎怀里。
新郎爱抚地抚摸着新娘的头发。
忽然，新郎释手，轻轻抽身。
走到桌旁，捧书提笔，继续夜战。
新娘涌出泪花，提衣上前，给新郎披上。
空荡荡的新床，静悄悄的新房。

已旧，什物零乱。

暑夜，灯下。吉元赤膊读书。
瘦骨嶙峋的背脊上，蚊子在叮吮着。
吉元反手一摸，摸死蚊子，摸出蚊血。
闹钟嘀哒，睡意袭来。吉元浸头于水桶中。
刚抬头，灯又灭，灯泡坏了。
他叹了口气，拿着书，走到外边。
小巷口有盏灯，他坐墙根处就读。
睡意又袭，吉元终于滑到石板上，睡着了。

妻子下班回来，看到赤膊卧地的丈夫。
泪眼汪汪，推揉吉元。
吉元醒，揉揉眼，望妻子笑笑。
妻子抱着丈夫，“呜呜”哭泣起来。

海。波涛汹涌。一只小船在浪中。
吉元和妻子同挥桨楫，共同奋斗。
前方，金光万道。

一座大山，层层石阶。
吉元柱着拐柱，妻扶着他。
登攀，登攀。

双脚，登山的双脚。
双脚，在房中辗转的双脚。